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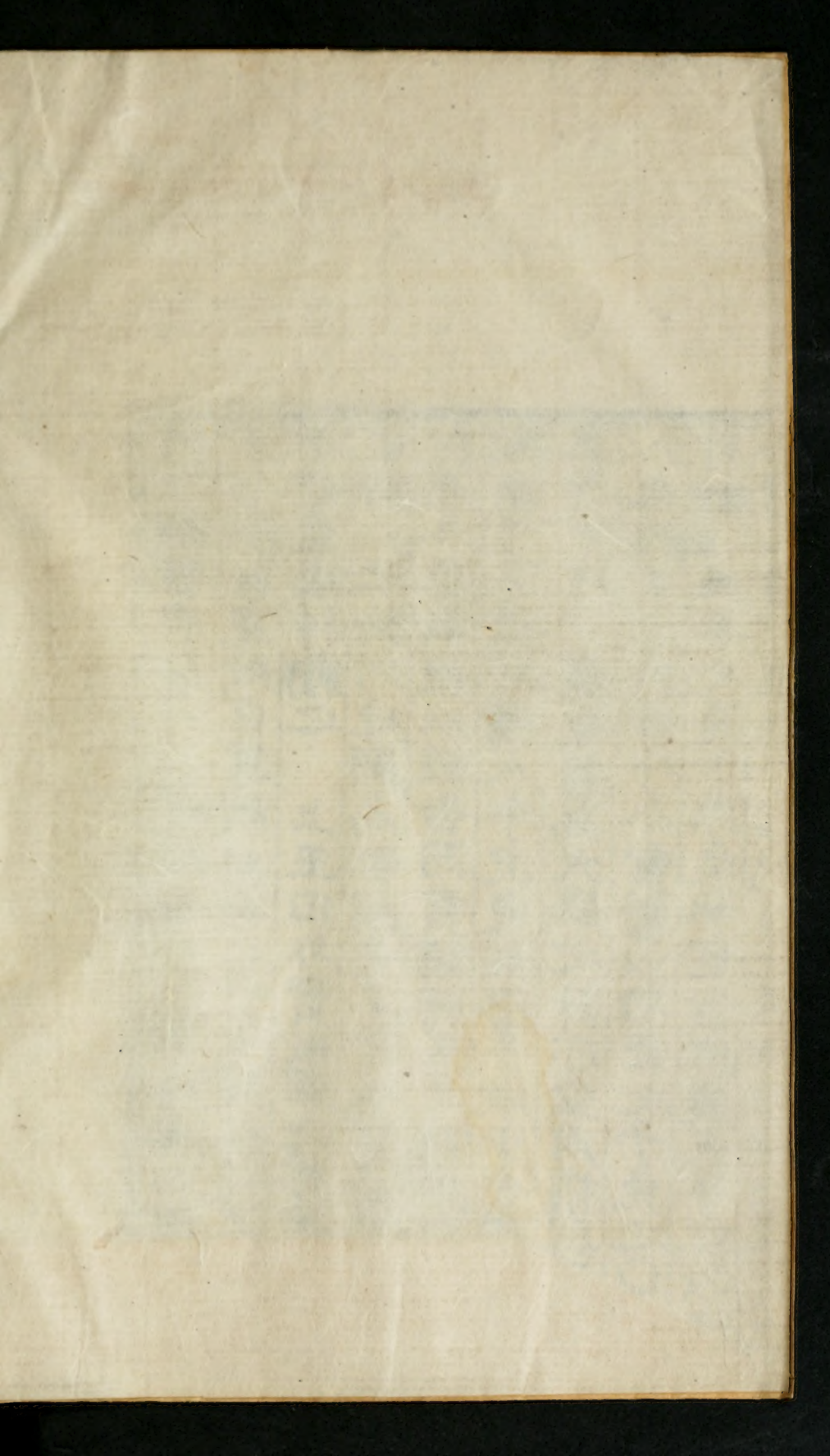
春亭續集

一

5563.7
0323.1
v.1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世二



春亭先生續集目錄

卷之一

樂章

獻壽樂章

上尊號樂章

賀皇恩曲并序

賀聖明歌并序

宴享歌

華山曲

詩

謹次朴松隱天塑畫像韻

次朴忍堂昭居官自警言韻

疏

請科制罷講經用製述疏

啓

請分遣校書權知干郡縣啓

狀

朴松隱請諡狀

傳旨

下春秋館傳旨

教書

傳位 世子教書

冊文

上 大妃尊號玉冊文

箋

辭檢校判漢城府事箋

書

與或人

答或人

答或人

祝文

廣孝殿大享祭祝

廣孝殿朔望祭祝

酹文

酹朴松隱墓文

誌

獻陵誌

銘

王師妙嚴尊者塔銘

贊

朴松隱畫像贊

卷之二

附錄

年譜

賜祭文

又

屏巖書院奉安文

屏巖書院常享文

屏巖書院上樑文

屏巖書院增修文

釜谷祭壇碑陰記

釜谷祭壇常享文

三賢遺墟碑銘并序

卷之三

附錄

太祖實錄

太宗實錄

卷之四

附錄

世宗實錄

仁祖實錄

遺墨

春亭先生續集目錄

春亭先生續集卷之一

樂章

獻壽樂章 戊戌十一月

日映金樓霽景鮮九重仙樂徹雲天
君王來獻南

山壽永享昇平萬萬年

持守盈成繼至仁生民共祝壽千春一

於萬斯年福祿來宜二

酒滿金樽日正暉三

聖子稱壽酒億載萬年爲父母四

恭惟 聖壽與天地長久五

卷之九

右初建

於皇天眷東陸生 上聖濟時危偉萬壽無疆 一

扶宗祖代高麗貴嫡長正天英偉萬壽無疆 二

受帝命作君師多士輔庶績熙偉萬壽無疆 三

海寇服甘露滋時之泰古所稀偉萬壽無疆 四

有聖子付丕基享多壽稱萬期偉萬壽無疆 五

右罷宴

上 尊號樂章 戊戌十一月

於皇 上王盛德隆功贊我 聖祖以有大東再過

亂略治教昭宣寵受帝錫宗社萬年

右上 上王

忠齊 大妃惟德之行有相之道遙觀厥成卽篤其
慶克昌厥後福履綏之以介眉壽

右上 大妃

賀皇恩曲

并序○己亥正月

賀皇恩受錫命也 殿下以 父王之命權攝國
事尋受皇帝詰命國人懼忭作賀皇恩也

赫赫 始祖造我東方傳子及孫世有哲王金玉其
相天賦聰明既孝且悌既仁且誠緝熙聖學惟日亶
亶明昭 父王允也知子迺倦于勤迺托國事皇帝

曰俞錫是明命 王拜稽首皇帝神聖皇帝神聖恩
溢朝鮮小大舞蹈感極天淵綿綿宗社彌萬億年

賀聖明歌 并序 己亥十二月

欽惟皇帝陛下御極以來宇內寧謐祥瑞荐臻吾
東方之人懽欣蹈舞作是詩歌詠瑞應以致頌禱
之意焉

聖神御統吐氣芻流天地生祥諸福畢至不勝歡慶
之至庸陳頌禱之辭 進口號

惟帝至德昭格于天降甘露地出醴泉河清龜見
靈芝晬晬金冰瑞冰諸象布列五彩慶雲紛紛郁郁

浙江淝河感應昭宣禎祥之至前後聯綿大小稽首

天子萬年

惟帝至仁洽于人民鳥獸咸若瑞應昭陳吁嗟騶虞
濯濯麒麟白鳥鮮明瑞象柔馴獅子既見福祿來臻
玄兕白雉世不常有萬方來賀罔敢或後小大稽首
天子萬壽

惟帝至誠無所不格報恩五臺祥瑞雜遝空見如來
諸佛菩薩磷磷寶塔羅漢千百龍鳳獅象左右周匝
天花祥雲璀璨燁煜種種靈果不可備述大小稽首
天子萬福

歌載舞美聖德之無前曰壽曰康荷天休之茲至
雅音將闋再拜以辭退口號

宴享歌 甲辰十二月

我應天國于東聖繼神治益隆荷天福祿
協堯華達舜聰交鄰義事大恭荷天福祿
致其孝盡其忠一至誠神明道荷天福祿
天所佑福來崇帝錫命世襲封荷天福祿
后克聖臣雲從聚精神釐百工荷天福祿
右文教惠宗公重稼穡詰戎功荷天福祿
控江漢負華峯偉紫殿潏九重荷天福祿

浮瑞氣鬱葱葱明化日暢仁風荷天福祿
中外寧臻時雍歌白首舞黃童荷天福祿
煥功烈光祖宗我歷年永無窮荷天福祿

華山曲 乙巳四月

華山南漢水北朝鮮勝地白玉京黃金闕平夷通達
鳳峙龍翔天作形勢經緯陰陽偉都邑景其何如

太祖 太宗創業貽謨偉持守景其何如

內受禪上稟命光明正大禁革竊通商賈懷服倭邦
善繼善述天地交泰四境寧一偉太平景其何如
至誠忠孝睦鄰以道偉兩得景其何如

卷之三

四

存敬畏戒逸欲躬行仁義開經筵覽經史學貴天人

置集賢殿四時謹學春秋製述偉古文景其何如

天縱之聖學問之美偉古今景其何如

訓兵書教陳兵以習坐作順時令擇閒曠不廢蒐狩

萬騎雷驚殺不盡物樂不極盤偉講武景其何如

長慮卻顧安不忘危偉預備景其何如

懼天灾悶人寤克謹祀事進忠直退姦邪欽恤刑罰

考古論今夙夜圖治日慎一日偉無逸景其何如

天生聖主以惠東人稱偉千歲乙世伊小西慶會

樓廣延樓崔嵬敞豁軼烟氛納灝氣遊目天表江山

風月景旣萬千宣暢鬱烟偉登覽景其何如

蓬萊方丈瀛洲三山偉何代可覓止於慈止於孝天性同權止於仁止於敬明良相得先天下憂後天下樂樂而不淫偉侍宴景其何如

天生聖主父母東人偉萬歲乙世伊小西勸農采

厚民生培養邦本崇禮讓尚忠信固結民心德澤之光風化之治頌聲洋溢偉長治景其何如

華山漢水朝鮮王業偉并文景其何如

詩

謹次朴松隱天淵畫象韻出松隱集

豐厚形容德潤身看看優得出天真眉長過目鬢垂
膝兩對難分影外人

次朴忍堂 昭居宮自警韻 出恐 堂集

量得官箴意心天本在仁尚賢鄉化魯遠虞德由身
恩楊吾惟愧聖門子是真故清白永斯人

疏

請科制罷講經用製述疏 戊申四月

文科初場講經有不可者非一夫人之為學幼而習
於記誦訓詁長而學製述老而著書其凡也生員之
試尚全製述而第其高下矣顧乃至於科舉初場考

其訓詁而黜之可乎此其不可者一也生員鄉試雖在正月科舉會試必至三月農務方殷赴舉者率數百人考講之法每書各講一章必至於閱月其數百人及其從者住京之難廢農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此其不可者二也故文忠公臣河崙掌辛巳會試以爲考講之久幾於一朔豈惟公私糜費之有弊當國集鈞者八成均館漫不知國家之事至於如是之久此何法耶於四書中只講一章諸經中只講一章其法簡矣然有病其取士之法不精者也自是厥後每書必講一章故考講之久幾於一朔非惟有弊於學

者亦實有弊於國家此其不可者三也科舉之設尚矣自鄉舉里選之法廢而科舉興焉夫以白布書生一朝仰對天顏於咫尺展布所蘊實可謂稀世之寵矣其寵之也至故其擇之也精其擇之也精故其立法也嚴棘圍禁燭防假濫於外也封繡易書昭公正於內也夫然後取士之法得而人無間言故高麗史有時議紛然始用中朝封繡易書之法云者封繡易書實科舉之良法也今欲對其面而升黜之可乎所謂或試易曉之文或試難通之義產於私意矇瞶試取者益不遜矣若曰對面升黜亦何容私之有焉則

中終場又安用封緘易書之法乎封緘易書古今天
下之所同也則謂面對而無容私焉者不待智者後
知其然也此其不可者四也曩朝廷使臣有求造酒
方者夫酒固國家之所釀也然國家必問內資內贍
酒婆之老者乃撰其說文忠公權近之於科場正猶
酒婆之老者矣欲撰造酒方則必從老婆之言論科
舉則不從權近之議可乎或謂文臣鄭道傳掌丙子
會試始行講經之法矣道傳獨非酒婆之老者乎是
不然近與道傳之優劣固非後學所敢輕議然道傳
嘗自謂昔者近不及於予今則予不及近其說具於

入學圖說易占法中非諛言也又況近與道傳雖俱
爲通經達理之人而近則據行講經之法十年之後
論其弊其說當矣前朝之季文臣李璡鄭夢周李崇
仁皆儒家之選也每論天下歷代之科舉未嘗有及
講經之說是則前乎道傳而無其議後乎道傳而論
其弊道傳雖不可不謂之酒婆然豈可以一人之所
見盡廢諸儒及天下之所同然者豈可以一時權宜
之法廢其古今常行之大典也哉此其不可者五也
夫講明著述雖各有偏長然豈若董猶水炭之相反
而不可以相入乎文臣李璡謂鄭夢周長於講明李

崇仁長於著述然崇仁之講明夢周之著述又豈不
高凡人數等也哉欲精製述必先精於讀書也無疑
矣今初場講經乃使學者專務記誦訓詁志隘氣劣
終不通於性理之蘊而文才亦且猥瑣蓋爲學者之
大病實非興起斯文之術也權近上書之所載豈非
至論也哉此其不可者六也文科三場俱有取舍然
中終場則但將易書而第其優劣故升黜之迹未形
而學者優之若初場講經則面見斥黜羞赧畏憚誠
有如權近所言者苟有英氣者必謂豪傑之士不必
皆由文科進轉而之文科者多矣文科初場亦有講

經之法然其書比文科差少義亦稍粗問答亦然欲
赴文科者投筆而往則必居上例爲義毆爵者鬪也
爲淵毆魚者獮也爲武科毆英材者此講經之說也
而可乎此其不可者七也恭惟 太祖開國之初凡
前朝弊法一皆革之獨此科舉之法尚仍其舊蓋科
舉之法不可得而改也故丞趙浚掌癸酉會試實

太祖之初科則今初場製述乃 太祖之成憲也鄭

道傳雖行講經之法我 太祖用權近之議復行製

述則初場製述宣惟 太祖之成憲亦實 太宗之

遺法也所宜遵守不可變更比其不可者八九欽惟

皇明太祖皇帝初御天下夏張萬化科舉取士實非
細事必經商確伏覩頒降詔書一疑文科初場試疑
義蓋歷代之制也載在史冊昭晰永世不可不行此
其不可者九也初場試以疑義而封繡易書一如中
終場則於試材之序順而無舛於取才之法大公而
至正會試之期不過七八日而諸弊自除內而無悖
於太祖太宗之成憲上則允合于高皇帝之詔
旨驗之歷代而不謬推之天下而皆通權近上書所
謂赴試者心志寬廣辭氣增益文材振發皆在於此
夫亦何有乎爲叢毆爵之慮耶罷講經而行製述實

可謂永世不刊之典矣

啓

請分遣校書權知于郡縣啓 丁酉六月

三館權知之數五十餘人其父母妻子在外者居多
特令分遣父母居處附近郡縣訓誨生徒以效古者
庠序之例以廣 教下右文之化以遂五十餘人觀
省俯育之恩其素居京者空遣圻甸郡縣及其考滿
以其本館所薦隨例遷轉如續六典例

狀

朴松隱請謚狀 出松隱集

故禮部侍郎中書令朴天翊與名賢烈士鄭夢周同心秉義載在國史鄭因筵臣陳達始蒙恩典諭旨之下焚香告于遺墟凡在觀聆孰不有感忠之意哉竊考慶典位躋正卿皆有贈謚况此朴天翊歷事三朝勤亮幹國功著北藩沒身秉義垂名忠錄樹立大節炳煥若此幸望卽徹九重之聽俾獲二字之贈千萬幸甚

傳旨

下春秋館傳旨 乙未十二月

歲在壬午夏五月閔氏家婢素八宮者有娠既三月

出居于外閔氏置之行廊之房與其婢三德居至其
年十二月臨產是月十三日朝以胎動腹始痛三德
以告閔氏令出置門外砧杵之側欲其死也其兄名
和尚者就牆架數椽覆以苫僅蔽風日辰時生子今
元尹祔也其日閔氏使其婢小庄金臺等扶攜抱兒
移置崇教里宮奴代介家前土宇又使人奪和尚所
輸衾枕褥席奴有韓上佐者惜其冒寒乃以馬衣授
之經七日得不死閔氏又令其父及和尚攜持載牛
送之交河之家乃因風寒之逼遷涉之苦得疾乳且
腫其母子之俱生也特幸耳予於其時未之知也今

予老矣弊言思之良用惻然赤子匍匐人所同隱諸
閔陰慘校情多方爲計必欲置之死地蓋其謀助宗
支之念積於中者既久故其施於赤子若昇其極也
雖然天道赫然不爽雖於赤子之微所以休佑而安
全之者至矣宣使奸愼之輩得以遂其惡哉此實諸
閔之陰事予苟不言秉筆者焉能知之誠空詳史冊
昭示後世使外戚知所戒焉

教書

傳位 世子教書 戊戌八月

王若曰予以否德續承 太祖之洪業夙夜祇懼勵

精圖治益已十八年于茲矣澤未及民屢致災變且有宿疾近日乃劇不堪聽政世子諡英明恭儉孝悌寬仁合登大位已於永樂十六年八月初八日親授大寶傳專機務惟軍國重事三親聽斷咨爾中外大小臣僚咸體至懷同心協輔以迓惟新之慶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冊文

上大妃尊號玉冊文 戊戌十一月

國王臣某稽首再拜謹奉冊上言恭以承天厚載雖盛德之難名孝子之情惟尊親之爲大祇率禮文之

舊少仲愛敬之誠恭惟 王大妃殿下柔惠安貞慈
和肅慎基固南之美化嗣摯仲之徽音儆戒無違克
盡相成之道劬勞罔極難酬載育之恩儼日御以恆
升示母儀於家國念臣弱質叨守鴻圖仰惟顧復之
私之舉稱揚之典臣某不勝大願謹奉冊寶上尊號
曰厚德王大妃伏惟 王大妃殿下光膺顯號茂介
繁禧享壽富於萬年昌本支於百世

箋

辭檢校判漢城府事箋 壬辰六月

臣少多病絕意仕宦杜門呻吟者八九年矣幸蒙

太祖之命力疾從仕尋復置散恭惟

主上殿下奄

登

大位置諸侍從之列臨軒親策擢爲第一超遷

三級

二轉而登兩府以至今日雖勲盟重臣且皆或

仕或已未嘗有如臣之恆處顯秩者也寵遇之隆可

謂極矣而臣性本拙直未阿世俗又不謹愼動惹是

非累煩聖聰乃獲保全又於前月初八日被劾憲司

厥後更互問備臣之不能謹於庸行以招羣小之謗

蓋可見矣然憲司終亦不爲申聞以加臣罪者蓋以

殿下特命視事且又改批仍兼別司眷愛之敦特

出常數也及命以還感激無已然以憲議未息衆謗

沸騰卽欲上箋辭謝時方中暑無力及於筆札所以

未就

殿下於臣無功而寵之有罪則原之雖天地

之仁父母之慈何以化之然於臣則幸乃公道何夫

以殿下之大公而私於臣殿下之至明而闇於

臣臣雖庸妄貪位冒祿豈敢自安臣之久病與年俱

減乞臣頗養理所當然又念古之人有自薦者蓋以

無薦之者也今憲司不以臣罪中聞臣請自輸苟其

賢也何嫌於自薦而苟不肖也又何憚於自輸伏望

殿下解臣職事投之間散一以彰殿下知人之

明二以昭殿下舉法之公三以遂微臣養病之志

知止之明公道幸甚臣身幸甚

書

與或人

乙丑八月○出趙
判書庚永家藏

前後書想已八覽矣卽今新秋令監攸擬何若仰溯
區區就棟春官姜員外今方受由下去令監能記認
舊面否遭其妻喪及同氣之憾四極同在一室其情
境令人慘然幸令監拔例顧見如何如何姜員外年
少有文才親舊之所愛重者況是令監土民無待弟
一二談也餘留此友口伸一一姑此不宣伏惟令監
下察謹拜上候狀

答或人

出東國名賢遺墨

自君南下後吾懶不能問君亦如之惟戀積于心也
忽此便至得書仍審侍餘學兄迂膺新休慰滿不容
言此間才過終身之祀因極如新不知所言何間當
上洛計看前必一作洛行是企是企奴便促書略草
不盡惟祝侍讀不怠

答或人

出名家筆譜

餉額外諸賤亦綽然有以應之其餘以施及市民受
貨通值賤之益

祝文

廣孝殿大享祭祀

癸卯十二月

乾坤覆載未報大恩寒暑變遷不勝痛慕茲值孟春之季式陳禋祀之儀

廣孝殿朔望祭祀

音容已隔哀永抱於終天著存孔昭禮惟虔於告朔冀諒悃幅優錫歆臨

酌文

將朴松隱墓文

出松隱集

含笑取義名同夷齊節卓忠肅德洽家國寔公行義傳子若孫心清瀨水跡遺箕山五徵不就可侔

後

誌

獻陵誌 庚子八月

謹按太后閔氏驪興世家自高麗門下侍郎平章事
文景公諱令諫六世而至皇祖諱宗儒相毅陵位都
僉議侍郎督成事諡忠順忠順生皇曾祖判密直司
事諡文順諱頤文順生皇祖大匡驪興君諱朴大匡
生皇考純忠同德贊化功臣輔國崇祿大夫驪興府
院君修文殿大提學領藝文春秋館事諡文度諱齊
皇妣宋氏封三韓國大夫人高麗重大匡驪良君諱
璿之女以乙巳丁卯生太后于松京鐵洞私第太后

卷之七

七

生而淑懿聰睿異常將筭擇配不嬪于我 聖德神
功上王少有濟世之志留經史不事家產 太后能
給於治家謹於主饋以勉其功教誨多男俾循義方
禮遇妾為克盡婦道洪武壬申 上王扶 太祖開
國封靜寧翁主庚辰恭靖王以無繼嗣封我 上王
世子封 太后貞嬪其年十一月 上王受恭靖內
禪卽位封 靜妣永樂癸酉四月帝遣趙居任封我
上王為朝鮮國王是年冬十月帝賜 太后冠袍
鮮麗罕比自是年至丁酉累受帝賜凡五戊戌八月
上王傳位于我 主上殿下 殿下卽位以其冬

十一月甲寅奉冊寶獻號 上王曰聖德神功太

后厚德王大妃己亥正月帝賜誥印封我 主上殿

下爲國王庚子五月二十五日 太后感疾 上王

日至視疾 主上侍側扇枕親奉湯藥凡所救療無

所不至七月十日薨于壽康宮別殿春秋五十六大

小臣僚下至僕隸莫不痛哭嗚呼痛哉 上王不勝

軫悼稍不豫 主上遣大臣請進肉不許以白衣素

膳終三十日 主上哀痛因極居于諒闇 上王許

於葬後釋服 主上以九月十四日上尊號曰 元

敬太后大臣獻議以爲五月而葬禮也然宋制王公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以下皆三月而葬今主上久居諒闇不得問安常

作時宜以從宋制上王許之越三月十七日壬午

安厝于廣州治之大母山陵曰獻太后稟幽閒貞

靜之德克配聖上以專內治十九年間靈儀肅穆

又誕聖子俾主宗社以享榮養嗚呼盛哉太后誕

四男四女我主上殿下居三長曰程嘗為世子不

謹于德意臣上言不宜儲副上王聞于帝廢之封

讓寧大君次日補封孝寧大君次日禋封誠寧大君

先卒長女貞順宮主下嫁清平府院君李伯剛非一

李也次慶貞宮主下嫁平壤君趙大臨次慶安宮主

下嫁吉昌君權跬亦先卒次貞善宮主下嫁安山君
南暉我中宮恭妃沈氏門下侍中諱德符第四子溫
之女也誕四男二女皆幼讓寧娶金漢老之女生三
男一女皆幼李寧娶巨曹半書鄭易之女生五男一
女皆幼誠寧娶慶昌府尹成抑之女無子貞順宮主
生女適同副知敦寧李季隣亦非一李生一女幼慶
貞宮主生四女長適幼學安進餘幼慶安宮主生二
男聯改娶司憲掌令鄭淵之女次幼貞善宮主生一
男一女

銘

朝鮮國王師妙嚴尊者塔銘并序。庚寅

我太祖之元年冬十月師以召至松京太祖以
是月十一日誕晨具法服若器封爲王師大曹溪宗
師禪教都統攝傳佛心印辯智無碍扶宗樹教弘利
普濟都大禪師妙嚴尊者兩宗五教諸山衲子皆在
房師升座拈香祝釐已暨起拂子示大衆曰這箇是
三世諸佛說不到歷代祖師傳不底大衆還會麼若
以心思口舌計較說話者何有吾宗復於上曰儒
曰仁釋曰慈其用一也保民如赤子乃可爲民父母
以至仁大慈蓋邦國自然聖壽無疆金枝永茂社稷

康寧矣今當開國之初陷於刑法者非一願 殿下
一視同仁悉皆宥之俾諸臣民共臻仁壽之域此我
國家無疆之福也 上聞而嘉之即宥中外罪囚時
韓山牧隱李文靖公以詩贈師有 聖主龍飛天王
師佛出世之句 上以檜巖寺懶翁所居大道場命
師入焉丁丑秋命造塔于寺之北崖師指空浮屠
所在也戊寅秋以老辭歸居于龍門壬午五月今我
王上殿下又命入檜巖明年正月又辭入金剛山
以乙酉九月十一日示寂越三年丁亥冬十有二月
曆師骨于檜巖之塔又四年庚寅秋七月 上王以

太祖之志言於

上上命臣季良名其塔且爲銘

臣季良謹按其弟子祖琳所撰行狀師諱自超號無
學所居曰溪月軒壽七十九法臘六十一俗姓朴氏
三岐郡人也考諱仁一贈崇政門下侍郎母固城蔡
氏夢見初日射懷中遂有娠以泰定丁卯後九月二
十日生始免襁褓便行掃除及就學人莫敢先年十
八脫然有出世之志依慧鑑國師上足弟小止禪師
薙髮具戒至龍明山咨法于慧明國師法藏國師示
法已乃曰得正路者非汝而誰遂令居浮屠菴一日
菴中失火師獨靜坐如木偶人衆異之丙戌冬因看

楞嚴經有悟歸以告其師師加稱歎自是廢寢忘食
專於參究己丑秋抵鎮川吉祥寺居焉壬辰夏住妙
香山金剛窟功益進或睡則若有擊鍾磬以警焉者
是時釋然了悟汲汲有求師就質之意癸巳秋挺身
走燕都參西天指空禮拜起云三千八百里親見和
尚面目空云高麗人都殺了蓋許之也衆乃大驚次
年甲午正月到法泉寺參懶翁懶翁一見而深器之
遊雲棲歷五臺再見懶翁於西山靈巖寺留數載其
在定也至有當食而不知者翁見之曰汝即死了耶
師笑而不答翁一日與師坐階上問曰昔趙州與首

座看石橋問是甚麼人坐首座答云空座遣州云向
甚座處先下手首座無對今有人問爾如何祇對師
卽以兩手握陷石以示之翁復休去其日夜分師入
翁室翁云今日乃知吾不汝欺也後謂師曰相識滿
天下知心能幾人爾與我一家矣又曰道之在人如
象之牙雖欲藏之不可得也他時爾豈爲人前物乎
師之質其所得殆無可疑然而遊歷山川參訪師友
之志益未已也將遊江浙適南方有變路梗乃止丙
辰夏欲東還告辭翁手書一紙送行曰觀其日用全
機與世有異不思善惡聖邪不順人情義理出言吐

氣如箭鋒相拄句意合機似水歸水一口吞卻賓主
句將身透這佛祖閑哉然告行予以偈送云已信囊
中別有天東西一任用三玄有人問甬參訪意打到
面門雙莫言師既還懶翁亦以指空三山兩水授記
還因住天聖山元曉菴己亥夏師往見翁以拂子與
之翁在神光寺師亦往焉翁之徒有忌師者師知而
去之翁謂師曰衣鉢不如言句以詩遣師云閒僧
起人我心妄說是非甚不然也山僧以此四句之頌
永斷後疑分袂別有商量處誰識其中意更玄任甬
諸人皆不可我言透過却空前師入高遶山卓菴白

守辛亥冬前朝恭愍王封懶翁爲三師翁住松廣以
衣鉢付師師以偈謝丙辰夏翁移錫檀巖大設落成
會馳書名師以充首座師力辭翁曰多管不如多退
臨濟德山不做首座來佛居便室翁逝矣師遊諸山
志在晦藏不欲人知前朝之季召以名利至欲封爲
師師皆不至卒有三由之遇師之去就豈偶然哉矣
西 太祖欲相土建都命師隨駕師辭 太祖謂師
曰古今相遇必有因緣世人所卜豈若道眼巡幸雞
龍山及新都師皆扈從其年九月師以先師指空懶
翁二塔名及掛懶翁真事奉塔名於檀巖大設掛真

佛事於廣明寺自製直贊云指空千鈞平山喝選擇
工夫對御前最後神光留舍利三韓祖室萬年傳十
月國設轉藏佛事於演福寺命師主席師自戊寅辭
退之後倦於待衆難以 上命復住檀嚴旋入金剛
山真佛菴乙酉春有微疾侍者欲進醫藥師卻之曰
八十有疾何用藥爲夏四月移于金藏菴師其示寂
處也八月義安大君致書師答書有山居邀亦會謁
無期他時異日佛會相逢語謂大衆曰不久吾逝矣
已而果然始師疾革僧問四大各離向甚處去師云
不知又問師厲聲云不知又僧問和尚病中還有不

病者也無師以土指傍僧又問色身是地水火風
歸磨滅耶箇是真法身師以兩臂相柱云這箇是箇
答已寂然而逝夜半也時華嚴釋寺者在松京法王
手夢見師立空中佛頂蓮花之上佛與蓮花其大彌
天覺而心異之與寺中說其夢聞者疑其非常未幾
訃至卽其夢時也師所著曰印空吟文靖公序其端
印成大藏安于龍門文靖公跋其尾師性尚舊不喜
文飾自奉甚菲餘輒施捨嘗自言曰八萬行中嬰兒
行爲第一凡所施爲無不相若者且接人之恭愛物
之誠出於至心非有所勉蓋其天性然也臣李良謹

拜稽首而名其塔曰慈智洪融且系以銘銘曰
師之道卓匪夷所惠禪覺之嫡祖聖之師師在平居
嬰兒之如具眼之遇箭鋒相柱一鉢一衣謙謙自卑
尊崇無對若固有之或去或就先見不苟天錫佛壽
七旬有九來也何從日射懷中去也何向蓮花之上
處處其徒圖表祇跡兩間之堅無久惟石刻此銘章
垂不朽極

贊

朴松隱畫像贊

出松隱集

高尚之氣桐江之類清淨之節潯陽之士功著北藩

道明東土生生氣質凜凜氣象千載之宗百世之師
學淵源洛門成鄒魯兼愛好德理學之祖精粹文章
於千百禩

春序先生續集卷之一

春亭先生續集卷之二

附錄

年譜

舊無年譜今據國朝實錄參以原集行狀及他家有關先生文蹟編之

高舉集卷之十八年己酉

三月日先生生于慶尚道密陽府西龜齡里第

先生上祖戶長

諱廷實

公草溪人自六世祖生員

諱高

公始徙密陽仍貫焉考襍校

諱王蘭

公娶昌

寧成氏版圖判書公弼之女昌寧曹氏濟危寶

副事碩之女先生曹氏出也甫笄提神氣異於

凡兒

北村

十九年庚戌

二歲

二十年辛亥

三歲

二十一年壬子

四歲

能誦古詩對白

檢校公鍾愛之

二十二年癸丑

五歲

二十三年甲寅

六歲

能綴聯句

廢王元年乙卯先生七歲

二年丙辰先生八歲

三年丁巳先生九歲

四年戊午先生十歲

五年己未先生十一歲

六年庚申先生十二歲

七年辛酉先生十三歲

拜夏亭柳政丞寬

先生有贈柳公詩曰昔余年十三挾冊遊蓬宮
志欲討墳典成始期成終始謁夏亭公罄折趨

下風諸史悲貫穿謹序誰舉功諄諄誘後進俾

化時雨中

詳見原集

八年壬戌

先生十四歲

中進士

九年癸亥

先生十五歲

中生員

十年甲子

先生十六歲

十一年乙丑

先生十七歲

登文科

廉

國寶

鄭圃隱

卷四

和貢舉

十二年丙寅

先生十
八歲

十三年丁卯

先生十
九歲

補徵仕郎典校署主簿尋遷典校侍郎

十四年戊辰

先生二
十歲

十一月雷震有詩

見原
集

十二月哭崔侍中瑩有詩

見原
集

恭讓王元年己巳

先生二
十一歲

遷備巡衛郎將兼進德博士

十一月尹茂松

兄弟來宿有詩

見原
集

二年庚午

先生二
十二歲

三年辛未

先生二十三歲

冬苦寒有詩

見原集

我

太祖元年壬申

先生二十四歲

四月聞鄭圃隱遇害于善竹橋

七月太祖始登寶位授彰信校尉千牛衛中郎

將兼典醫監丞

先生稱疾不出

二年癸酉

先生二十五歲

三年甲戌

先生二十六歲

四年乙亥

先生二十七歲

正月丁檢校公憂

行狀載戊寅下今從實錄且先生永樂十九年封事云二十九

歲終制則其
在是年無疑

五年丙子

先生二十八歲

六年丁丑

先生二十九歲

三月服闋

夏始遷奉直郎校書監丞知製教

八月間李陶隱

崇仁遇害

七年戊寅

先生三十歲

陞朝奉大夫試司憲侍史

八月哭仲氏春堂

諱仲公

春堂公憶先生詩曰海郡驚時變無端涕在衫
江雲白勝雪春水碧於藍歸夢萱堂北孤蹤竹
嶺南監丞安穩未相憶正難堪出春堂集至是卒先
生亦置散

八年己卯

先生三十一歲

請賜朴松隱

天翊謚

先生嘗為作畫像詩贊及酌墓文

俱見上○出松隱集

九年庚辰

先生三十二歲

聞李牧隱

播訃

太宗元年辛巳

先生三十三歲

春祿奉列大夫成均學正知製教轉司宰少監

二月送陸主事

額

林行人

士英

有序及詩

見原集

六月送章寺丞

瑾

有詩

見原集

詩曰鑄金龜印輝青社裁錦鸞書降紫霄時章

公奉誥命印章來也

二年壬午

先生三十四歲

三年癸未

先生三十五歲

哭朴貞齋

玄中

有輓

見原集

四年甲申

先生三十六歲

遷直藝文館

卷之二

哭成檜谷石塔有晚集見原

五年乙酉先生三十七歲

兼藝文應教

三月以試員同權梅軒遇八留後司有詠懷詩原

集

六年丙戌先生三十八歲

冬超試藝文館直提學

七年丁亥先生三十九歲

四月登親試文科第一入超拜禮曹右參議兼

修文殿直提學知製教

命賜先生田二十結奴婢一口後又賜牌曰予
嘉乃才田奴卿其子孫相傳蓋有還收之例故
云

八月呈月課詩

時行仲月賦詩法領藝文春秋館事河崙知春
秋館事權近藝文館大提學成石因諸公與館
閣提學二品以上會藝文館出詩表二題令三
品以下文臣各於私家賦之限三日以呈先生
居第一

哭金上洛伯

士衡有輓集見原

八年戊子

先生四十一歲

正月與成均大司成柳伯淳為生員試員

十月遷左參議兼侍講院左輔德

行狀載丁亥下今從實錄

十一月與吉昌君權近正郎張贊奉

旨條列臺

諫職任事日以進

撰進

健元陵碑陰記

見原集

撰驪興府院君閔公

霽墓誌

見原集

九年己丑

先生四十一歲

三月諫令

世子習射之早

時先生為右輔德

閏四月陞嘉善大夫藝文館提學同知春秋館事

八月兼同知 經筵事

上封事論內禪之不可

略曰 殷下自以爲老耄而倦于勤耶疾病而
未能親政耶否德而退避耶豈期享國甫及十
年遽爲退避之計不念惟天惟 祖付托之重
百億萬姓哀痛之切耶

詳見
原集

梁進下議政府 旨

略曰今者不逞之徒或憑國家利害或挾一身
愛惡造言往來以爲阿附仕進之徑間我君臣
構我宗室將相其爲國家之禍將有不可勝言

續詩集卷之二

詳見
原集

撰圖隱鄭先生詩集序見原

九月撰文廟碑見原

哭獲陽祁近有輓及祭六集見原

十年庚寅元生四十二歲

正月與領春秋館事河侖知館事柳觀同知館事

鄭以吾諸公撰太祖實錄

六月請釋刑曹員吏

先生啓曰員吏以臣之故得罪流貶願釋之不

報

上箋辭職

略曰竊念臣家世單平稟生奇苦敢意遭逢於
亨會特蒙獎擢之非常遂登兩府之崇渥而之
一毫之裨補素饒之謂可懼無妄之灾乃生吏
議紛囂侵凌已甚天聰洞察曲直斯分是安益
勵於初心庶幾小酬於洪造然苟免刑罰豈儒
者之所安且坐貪寵榮惟古人之至戒雖 聖
主尚收簪纓之賤微蓋謂曾經服御乃愚臣不
合登用而又日就厓嬴拙才何異於黔驢瘦骨
真同於海鶴投以藥石而因效蕭然氣血之俱

卷之三

彈顧復何心尚甘竊位伏望特回 睿眷俯察

危束哀小器之易盈念孤根之難立許解職事

俾遂優閒詳見原集不允

七月撰妙嚴尊者碑見上

妙嚴即僧人無學也 上以 上王甚尊信命

先生撰之

十一年辛卯先生四十三歲

十二年壬辰先生四十四歲

三月陞嘉靖大夫 世子右副賓客尋遷檢校判

漢城府事行狀載乙未下今從實錄

六月上箋辭職

略曰臣性本拙直未阿世俗又不謹慎被劾憲
司殿下特命視事仍兼別司受命以還感激
無已然憲議未息衆謗沸騰殿下於臣無功
而寵之有罪則原之雖天地之仁父母之慈貪
位冒祿豈敢自安詳見上命復就職傳旨
憲府曰若罷李良之職於文翰之任誰能當之

九月換光化門樓鍾銘集原

十月換晉陽府院君河公允濟神道碑集見原

十三年癸巳先生四十五歲

六月有詩呈 世子親

十四年甲午

先生四十六歲

二月與盛春秋館事南在藝文館提學金汝知掌會試取生員趙瑞康等三十三人

時權踏成槩李賀李隨皆朝士也而一無中試者人服先生掌試之公

送柳參贊 使明有序

見原集

六月製進宿 旨教

見原集

十五年乙未

先生四十七歲

正月復拜藝文館提學

上引見 世子賓客李來及先生於 經筵廳

解人 教曰此見世子私近檢小卿等職在輔

導何不諫止先生與李來等即詣東宮歷致

上命仍泣下世子愧謝

六月上封事

條凡有六 一曰慎調攝 二曰基天命 三曰廣咨

訪 四曰謹事大 五曰厚民生 六曰御羣臣

詳見原集

承 命往晉山府院君河崙第議銅錢法

遷敬承府尹

行狀載丙寅下今從實錄

十二月製進下春秋館 旨

卷之三

昭曰元丑祔母子之生特幸耳赤子匍匐人所
同隱諸閭陰慘夜猾多方為計必欲置之死地
甚其謀剪宗支之念積於中者既久故其施於
赤子若是極也詳見上

上封事見原集

時學校教養之方史官揀選之法尚未盡備故
先生極言之

四月遷修文殿提學左副賓客

六月旱甚上封事見原集請祭天行狀載乙未下今從實錄

六曹諸臣皆言其不可上從先生言命製

祭文

見原集

賜厩馬一匹

八月掌

親試文科

設試場于慶樓下時

上迎

上王觀之

九月請世子講中庸

上曰自易子而教卿須善教俾通其義一日

弼善鄭招等聞世子殿有鷹子聲請出之世子

曰此小物也非以馳騁但見之而已幸毋告賓

客其見憚如此

秋撰小簡儀銘

見原集

十七年丁酉

先生四十九歲

正月與禮曹判書孟思誠掌生員試取權採等百
人

與左議政朴訔改定春秋仲月著述之法

先生以爲限三日似遲緩自今每值衙日館閣
兩府以上三次會于議政府出律詩題限其日
午時古詩亦然之表箋限未時收券第其高下
前銜三品於藝文館朝房五六品至參外成均
館朝房聚會製述焉

三月與南在孟思誠等試文科

啓曰今使赴試人爲白日場三館以不緊過失

久立于門外甚爲無藝自今仕路不通者則明
白告課停舉其餘不緊犯過者毋使立門蒙

允

詣世子邸極陳闕失

世子至誓以告于天子文昭殿于社稷于宗廟
而終不悛

四月覆試文武科于慶會樓下取韓惠等三十三
人

先生與孟思誠趙末生爲讀券官

起資憲大夫藝文館大提學兼成均館大司成

擇禮曹判書兼知經筵春秋館事

行狀載以以下今從實錄

閏五月請祈雨于宗廟社稷雲社園壇

祭文見原集

論文科事宜

上欲臨文考講先生不可曰雖不臨文尚有好

惡上曰何好惡之有對曰臣再掌國試好惡

豈可以無也上曰有臺諫安有好惡先生又

啓欲禁場中燈燭上曰才各有遲速隨其遲

速有善有惡大抵善速者必遲昔興安君李仁

復不能急作如有作左右布列經史作之甚苦

既作必善以此推之白日場無乃失人乎先生

又執不可曰過夜則弊生去年景福宮 親試

尚有犯者至義禁府執而巡之此足鑑矣

六月啓請分遣成均校書承文院權知于郡縣訓

誨生徒

啓見上

啓請禁紅染衣

七月 賜綿布麻布各二匹

上曰卞判書寒士且多勤勞故特賜之後又賜

紵絲一匹仍傳 旨曰皇帝賜與不宜專用故

承 命往楊花渡宴兩天使

八月議私奴婢公文成給事

柳廷顯啓請可定年限不可定口數先生曰若不限其數而或多至十餘後來何觀宜以多不過百五十爲數上曰卿言是矣然有千餘口者分於子孫如無子孫分於其收養中必無餘數也

九月定太祖及社稷王后忌晨原廟之祭

先生嘗爲詳定所提調議於禮曹曰設齋佛祠闕祭原廟不可欲上啓目請祭文昭殿參議許稠知申事金汝知皆沮之不果行至是得請

十二月進宗廟親享儀節

十八年戊戌

先生五
十歲

正月被劾于司憲府

初先生與參判許稠佐郎俱循移進獻物目于承文院誤加五味子百斤先生覺之詣承政院上達上曰覺舉之速善矣至是憲司以不敬

其職論命罷職

除藝文館大提學兼右賓客

請世子聽講

世子薨以疾先生請之至五然後乃許

三月製進

賜祭誠寧大君教

見原集

上覽之不忍終篇曰予之情意盡矣後上問

鬼神感應之理先生對曰鬼神非在彼而祭則來享於此我致誠敬則鬼神成於我之誠敬而

來格蓋痛誠寧之死有是問也

試寧大神道碑集

四月朔昭頃公試寧大神道碑集殿仍論金漢老罪

上召先生教曰古者有賜死其母而子為太

子者金漢老雖有罪淑嬪奚罪欲還納殿先

生啓曰婦人內夫家以夫為重也淑嬪之情豈

欲彰世子之過乎其於婦道得矣臣嘗欲請還

殿而尚不敢也 上曰古亦有不可多設世子

宿衛之議罷宿衛司速毛忝何如先生對曰罷

之以待世子自新復立可也但世子有過尤勤

講經請速復設書筵 上曰然世子當兵曹官

員傳教之日聲言欲處百姓之家其不恭如此

欲使卿往規先生對曰世子之欲處百姓家者

豈有他心恐其欺天欺宗廟欺父欺君自慙自

責也但泥愛於里成疾則不可不慮請屏於里

於遐方 上曰予雖不置漢老於法欲使世子

絕不爲親先生曰雖至親有罪不親而況外舅

乎 上曰卿言是也還淑賓于本 殿且復書

筵後先生復與劉敞金汝知等論漢老之罪

上乃下 旨令世子絕不為親

六月啓請廢世子視冊忠寧大君為 世子

先是廢世子遣內官上書辭極悖慢 上使先

生製答書先生啓曰事皆妄何足答可使大臣

舉義責之既而同諸宰有是舉

製進冊 世子教

見原集

製進傳位 世子教

見原集

七月啓請校書校勘房文仲之罪

八月除禮曹判書兼知經筵事

扈駕 偉元陵秋夕祭

啓請毋停遠道進上

先生與吏曹判書鄭易等啓曰 上王慮年歟
停各 殿遠道進上臣等以爲恐有違奉養之
意縱不能復一朔再進之制請依近一月一進
之教

進講大學衍義于經筵

上曰設科取士欲得實材何以則令去浮華之
習先生與諸人對曰初場以疑義觀經學終場

以對策觀適用而近學生不務實學故改立初
場講經之法由此英銳可用之才皆趨武科

上曰講經最難今雖使下三宰講安能盡通乎

八侍 上王迎慰 上宴

十一月製進樂章

上見

欲以封崇曰獻壽 上王也

製進 上王及 大妃兩殿玉冊

見上及
原集

上賜內厩馬一匹

與大司憲許遲請申孝昌之罪蒙 允

十二月八侍 兩殿親餞平安觀察使尹坤都節

制使尹子當之宴

議科舉事

請改撰鄭道傳高麗史

冬廉參議

來訪

遷議政府參贊兼如古仍提調義禁府事

先生議獄明允斷死刑哀矜不忍以求生道所
活者多間者歎服上益重之自是至十數年

常兼是職

世宗元年己亥

先生五十一歲

正月八侍獻壽宴

時 上獻壽 上王歡極夜浹乃罷

製進賀皇恩曲

見上

將以宴使臣也

請朴信不告趙忠佐漏洩幾事之罪

二月與禮曹判書許稠監生員試于成均館

仍請復進士試

啓請以製述取士

春與藝文館大提學柳觀禮曹判書許稠等試文

科取曹尚治金叔滋等三十三人

見江潮實紀

先生愛金公叔滋之經術文章每稱之

五月以旱甚請復圓壇祭天之禮蒙允

六月請勿禁大小使臣之姦官妓

時因平安監司尹坤啓有是議先生獨以爲宜
仍舊以副衆心

啓論公私田檢踏之制

京畿監司李迹報今審旱穀并審科受私田先
生啓曰雖使并審誰肯用心歲丁酉已行此法
乃以不中命他委官使之覈審而其失中者皆
杖一百若凶年則并審私田豐年則許田主自
審而或失其中罪之可也諸議不一不果行

八侍 經筵講春秋

至秋大水胡傳後世有人爲不善感動天變名
水溢之灾者必引堯爲解誤矣之語 上曰如
此者必多矣喜言祥瑞而不及灾變可乎先生
曰入主不可喜祥瑞而忘灾變憂灾變而略祥
瑞也

製進諭對馬島主教

見原集

時倭奴侵我南鄙殺掠人民焚蕩閭舍 上王
曰若不掃除何異漢之見辱山奴羣臣皆以不
可先生獨進可伐之策 上嘉納之命先生製

教文諭之者再使長川君李從茂將三軍往征
之自是倭慙伏不敢犯境又議殺俘虜人物先
生亦堅執不可上從之

七月上封事

略曰殿下遇災而懼乃以政之闕失民之疾
苦下教求言臣以仁明勤三字字衍其意疎淺

庸陋無足以仰塵

聖聽

詳見原集

八月啓請并鞠李從茂柳濕朴礎等之罪

啓見上

以三人不救朴實竟至兵敗也

九月撰進樂天亭記

見原集

卷之三

與大提學柳觀政修鄭道傳所撰高麗史

與許稠啓論 大行上王服制

皆云當服齊衰先生以爲當服斬衰

與李原論進告訃請謚使行事

十一月問安 上王及 上于廟巖洞

上王賜先生毛衣

論革寺社奴婢優否

時檜巖寺僧徒犯姦盜 上王獨留先生及柳

廷顯朴嘗李原許稠趙末生元肅辟左右曰革

寺社奴婢予志也但恐此屬逃入中國生變如

尹彛李初故未果反令勿役以慰其心今乃自
取又誰怨乎空令臺諫政府六曹請之先生曰
空只革婢子上不允及僧徒之多逃入也
上王及上憂之至有使臣來往處沿途誦
經以示崇佛也

論三軍鎮撫代兵曹啓聞之不便

上王召見先生及柳廷顯朴嘗李原趙末生許
稠申商李明德張允和于內殿曰兵曹多事
欲令諸曹同進主上殿啓事而三軍代兵曹
專掌軍事啓聞于我何如皆以不如仍舊爲對

卷之三

從之

製進賀聖明歌

命下禮曹被之管絃

二年庚子

先生五十二歲

正月論侍衛及船軍揆定事

上王問曰侍衛及船軍擇無才者換屬侍衛如

何先生與朴嘗不可曰須實侍衛然後當慮船

軍也

撰進

厚陵誌見原

閏正月與許稠柳伯淳等試生員于成均館

左代言金盃精奉宣醞來慰

製進宴享歌詞

兼集賢殿大提學

前此先生上言請置集賢殿揀文臣年少聰敏
者講習經書以備顧問上乃命設是殿於闕
內置員十人拜先生是職自後除是職者必待
先生薦引

爲覆試讀券官

四月奉宣醞餞使臣于碧蹄驛

有送易行人節序

見原集

八侍 上獻 上王壽于樂天亭

與柳觀會集賢殿試殿官等詩

八侍 經筵

錄高麗史灾異以進

六月詣豐壤問安于 上王

七月與諸公請修明嬪殿

以大妃疾篤將爲殯殿也

爲殯殿都監提調

八月請 大妃喪櫛依世俗例用全板

以黃腸積材之有隙也

撰進 獻陵誌

見上

十月議 國恤暮年內宗廟及望闕禮用樂當否
許稿以 太祖之喪卒哭後宗廟用樂宜遵成
憲望闕亦宜用樂爲對先生曰宗廟則可望闕
不可若 上不出而百官以時服行禮則似爲
得體

八侍上壽宴于豐壤

三年辛丑

先生五十三歲

正月與柳觀校高麗史

至是書成乃進

宋書卷之二十三

二十三

進問 上起居于大和驛之野

時 上驅禽于訥豆山而夕駕于此

五月八侍樂天亭閱武宴

先是 上王命先生考據古制以成陣法 上

於內中又出畫本陣法一軸先生參究以進令

訓練觀依法教肄至是三軍變為五陣矣既閱

置酒奏樂慰三軍將帥後 上又以先生所撰

陣說見原集多有論難

六月八侍水亭論請還逃僧適休事

七月議建永寧殿

八月八侍樂天亭及水閣宴

啓請遣醫療成均學生等病

先生與禮曹判書李之剛等啓曰成均學生屢
因浮腫死臣等聞其故皆曰生員皆欲滿圓點
三百且因考講之法長坐一處勉強讀書故勞
神喪氣不知病之深至於死也臣等以謂圓點
考講二事國家欲令勤學務要成材不可革也
使醫二人竟相遞番朝夕與居救療則可無浮
腫者上從之又謂曰卿等訪館中諸弊以聞
既退獨召先生與語移時

九月進箋請上

上王徽號

見原集

上王辭曰前朝忠宣王父子亦賢君也克盡慈
愛未聞有太上之號何必尊崇然後盡父子之
道乎先生對曰臣等以王季文王期之宣敢以
忠宣父子望於今日乎固請乃許

十月八侍新宮宴

問

起居于臨津行在所

十一月八侍

經筵請講性理書

時

上欲觀資治通鑑故有是請

論南園李濟之配享

太祖廟當否

太上王惠閭濟之有功開國欲追配先生對曰
二人前雖有功後不忠於社稷豈可以功擯罪
乎

八侍新宮宴

後 太上王召先生賜毛衣毛冠

獻 永寧殿祭享儀議

上命諸臣議先生議曰高麗諸陵署尚備朔望
況別立廟於 宗廟之西以安 四祖崇奉之
至也然祭之疎數則不可與 宗廟無別朔望
仍舊大享止於春秋行之如社稷例其祭品樂

懸皆與 宗廟差減朱子論四祖殿曰棟宇儀
物亦不必如宗廟之盛蓋別廟不可與宗廟等
故朱子酌事理之輕重而言之也非謂別廟儀
物當如宗廟之盛而宋朝不能爲之也然則別
廟祭器樂懸之不可與宗廟等朱子之意也臣
不敢加損焉後又上議曰爲之後者爲之自古
也恭惟 太宗爲 恭靖王之後則 太宗乃
恭靖王之子也今 殿下於 恭靖當孫而
遷 翼祖於永寧殿無疑

上封事

見原集

八侍中良浦宴

時太上王謁健元陵上如是浦設幄以

迎也

四年壬寅

先生五十四歲

四月往芑磨峴問安

時上王及上觀獵于是峴仍獻酒果賜先

生鹿二

啓請還給及第李馨期紅牌

五月太上王昇遐爲殯殿都監提調

啓曰殿下自侍疾以來至今不進膳聖訓有

卷之三

三

曰無以死傷生 上乃少進淡粥

議欽問起居事

時皇帝北征朝廷將遣人欽問起居諸宰皆以爲不可以私喪廢君臣之禮宜稱王用印一如常例先生與許遵請依中朝易月之制於二十七日後遣使又獻議曰 殿下不用易月之制於卒哭前不釋衰服其後尚且權免視事而朔望祭及凡干喪事皆著衰服以終三年是則山陵之前不可稱王用印顧皇帝起居不可不問蓋不可以私喪廢君臣之大禮但於奏本不

可稱王惟稱孤子似亦不背於禮遣使若在二十七日之後則稱王用印以據天下古今定制亦何害於義哉 殿下於所當擅便之事不用易月之制羣臣亦皆則效以至卒哭獨於欽問一事權從易月之制稱王用印如此則忠孝兩得

議 國葬儀仗

領議政柳廷顯左議政李原等請用大駕儀仗右議政鄭擢請用 太祖國葬時吉仗先生曰前者禮曹啓云 大行太上王喪葬之制一依

元敬王后喪制事已施行呈報政府臣始知之君王之喪豈可援引后妃之例書之史冊傳之後世禮曹及政府大臣咸以謂宜更啓請用太祖及恭靖大王喪葬之制臣謂恭靖大王之喪儀仗之數減於太祖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龍扇鳳扇等物是已今宜從太祖喪葬之例若太祖時未備而詳具於恭靖之時者當從恭靖之例以至元敬太后之喪不關后妃而可采者采之臣之志也蓋太祖之時大作佛事及至葬也佛儀甚多殿下

已汰之矣 恭靖王儀仗減於 太祖不可施
於今日且 太后之喪后妃之制不可援以為
例空可參酌夏考古典勒成一典於事為安

九月奉進 太宗大王輓章見原集

撰進 獻陵神道碑文見原集

十月撰大學衍義鑄字跋見原集

復除藝文館大提學

五年癸卯先生五十五歲

六月集賢殿副提學申檣承 命來受學

先是 上問誰可繼卿主文者先生以檣對故

有是命

七月內臣賫燒酒來

以疾辭職不允

十月製進海瀆山川神之祝文

見原集

十二月請修恭靖恭定兩朝實錄

先生與同知春秋館事江淮上書曰臣等竊見

永樂七年九月惟我太宗恭定大王命禮曹

稽考前代修撰實錄之例以聞禮曹上言西漢

武帝時司馬遷撰惠文景本紀唐太宗詔房玄

齡等撰高祖實錄宋太宗命沈倫等撰太祖實

錄元成宗詔翰林國史修世宗實錄本朝國史
依倣此例修撰 太宗乃令本館修撰 太祖
康獻大王實錄乞依成憲修撰 恭靖大王及
我 太宗恭定大王兩朝實錄以垂永世 從
之

改修 廣孝殿大享及朔望祭祝文

俱見

六年甲辰

先生五十六歲

五月議

獻陵燃燈焚香事

領議政柳廷顯左議政李原以長明燈焚香非
古制請除先生與吏曹判書許稠禮曹參判李

明德等議曰空除燈而將香依

健元陵例蒙

允

啓請勿親行大祥祭

以上有脫瘡也

議附廟儀

議加上尊號玉冊奉獻時祭儀

撰進獻陵碑

親原

進校雙高麗史

先生與布議政柳觀知春秋館尹准同校

議遣進香陳慰賀登極三使事

承命撰地志

十二月議納史草事

製進新歌詞

見上

上命下愼習都監載諸樂部用之宴享

七年乙巳

先生五十七歲

四月製進華山別曲

見上

亦命載樂部用宴享

請令四品以上逐日輪對以廣言論

議政府六曹批各品陳言以啓先生與諸人陳言曰今我殿下令政府六曹臺諫日陳庶事

以資治道可謂廣聰明而達下情矣然皆未能
從容詳密以盡天下之情且旋進旋退吹竿混
真者或有之矣唐宋盛時皆有輪對之法是不
獨廣聰明而無壅蔽之患羣臣之賢否亦且難
逃於聖鑑矣乞依古制令四品以上逐日輪
對益廣言路以盡下情以察羣臣邪正

七月請上仍居本宮

時大旱上欲避居以答天譴先生與諸宰進
曰軍士侍衛臣僚進退膳羞轉輸亦皆有弊莫
若仍御之爲可上曰予欲除弊而慮不及此

也故事之失其悉陳無隱又合辭以對曰請裁
擇前日所上各品陳言施行

十二月啓請勿見實錄

上欲覽太祖實錄且欲加寫一本以備他日
遺失先生啓曰太祖實錄多密事臣與河崙
知之他人不知不可又寫一本而使衆人知之
請擇吉日納于史庫

撰議政府參贊徐公元後墓誌見原集

八年丙午先生五十八歲

五月旱製進求言教見原集

時上憂皇不進酒先生曰酒所以開胃氣通
血脉實是良藥若夙夜憂懼不無損氣須進酒
以養氣脉從之

六月啓請納米勿令奴婢吝正

先生啓曰導官署所納細粳米一百二十七石
以西籍田所出稻令其所屬奴婢吝正上納其
弊爲大請如舊從之

陞崇政大夫判右軍部總制府事兼世子貳師
十月賜

以權知尚書文辛碩祖等應湖堂選

湖堂之有錄始此其讀書規範皆出於先生
上仍傳曰予聞汝等年少有將來自今除其仕
各安於家專心讀書以著誠效

九年丁未

先生五十九歲

六月請解送被虜逃來漢人徐仕英及張顯等

顯已受職留仕司譯院仕英又願留住先生請
并解送

十年戊申

先生六十歲

二月請改定前卿宰樞所以致仕耆老所

太宗以國有慶事及行幸出八時前卿宰樞間

良耆老無所處立一衙門號爲前啣宰樞所諸
臣以稱號未安上言請改或曰宜稱前啣所
或曰耆老所或曰朝請所而竟從先生所定
四月議答韓承燐被賊劫奪物件徵還勅書

其勅內并錄遼東委差東寧衛鎮撫王遜之物
上命諸臣議回答先生與左議政黃喜以爲
還送王遜物件之意不可不奏宜於奏本微著
其意禮部咨詳陳爲便蒙 允

上書請科舉勿用講經

書見上

先生嘗語人曰試官於講經之際頗多徇私爲

試生者或其爲親族則講雖不切必揜庇之且
試生常苦讀書氣習局束未能著述將安用之
故權近嘗上書 太宗革林樸講經之策復用
製述近來復行講經之法弊復如前

撰箕子廟碑

見原集

閏四月啓論侍衛軍事

啓見上

六月議賀冊皇后時進方物于皇太后與否請賜
世子梁冠免金銀等事

先生與諸宰對曰進方物于皇太后古無是例
世子梁冠不可不亟請免金銀則俟請梁冠

而請之可也 從之

與諸宰議立廟及二室并祔及士大夫祭四代之禮

先生議曰禮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臣等竊詳庶子雖爲大夫已不得祭宗子越在他國庶子祭之以宗子之命其尊祖敬宗之嚴如此無次子立廟之文然而事有難處禮從而變若

長子長孫殘劣雇居人家雖有宗人相助終不
得立祠堂者許令次子立之其長子長孫今雖
單弱無依終可立祠堂者次子依經濟六典不
能立庫者例擇淨室一間以奉神主待長子長
孫立祠堂奉還神主自餘長子長孫雖廢疾者
苟有宅舍皆立祠堂至祭時令次子代行依文
公家禮祭初就位參神休於他所祭終復位辭
神且國俗無大小宗之制乞依家禮大宗小宗
圖惟曾祖之長子孫爲宗營祠堂立神主行祭
同曾祖衆子孫詣其家與執事以物相助其有

相去遠而不能與祭則依家禮只於祭時旋設
位以紙燭標記祭畢焚之又曰三代之時一帝
一后而已自漢以後乃有前娶後繼皆嫡始微
終顯皆嫡也之論肆爲邪說而莫之禁大宋元
豐年間有引古人祖姑三人則祔於親者之文
繼爲邪議而用之者至有以二后三后并祔之
說焉臣竊謂三代之制最爲得正後世儒者乃
有推尊時君之母之心援引古今傳會經傳以
飾其說者不可勝言臣伏覩 聖上出自宸衷
特下明 旨以一室祔二室三室祭享處命

臣等擬議是皆足以破千古儒臣之諂媚鄙陋
若其二室三室祭享處則其所生子設位致祭
何如又曰大抵儀禮制法自天子至於庶人須
有等差此出於天理之本然非私智邪說所得
而撓也朱子傳中庸修其祖廟之章以爲天子
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或問朱子官
師一廟只祭父母不及祖母乃不近人情曰位
卑澤淺其理自當如此實天下古今之大典今
朝廷之制品官祭四代庶民祭三代亦未嘗以
品官混於庶人也然其制與古不合本朝時享

之禮最得事理之正人情之宜不可得而變也
若以父死子繼被黜復爵之際等論疎濶尤甚
蓋立法于其常而不于其變天下萬事皆然可
獨至於神主之作撤而疑之哉正所謂一笑而
揮之者不必深辨也惟朱子論程子之說為得
祭祀本意者不可不究其旨然程子冬至始祖
立春先祖之祭朱子已議其潛且謂未見祭及
高祖之文則所謂得本意者特論其理耳其與
位卑澤淺理當如此云者自相矛盾故先儒謂
朱子之言一說其分一說其理正所謂理一而

分殊者也古人廟制自有降殺祭祀之禮亦必
如之豈可謂廟雖有等祭則無差也哉古人之
意其不出此也凌矣又況皆不及高曾夏不及
祖之說章章明甚矣乎恭惟 太祖 太宗四

十年之成憲實爲有據且以事理論之彼庶人
雖使之祭四代其能然乎設有不能又從而刑
之可乎若曰庶人雖不能行姑立此法以示來
世則亦非以信待人之道也況欲從家禮則又
與朝廷之制不同一依祖宗成憲無有變夏後
上謂先生曰士大夫兩妻祔廟卿以爲不可

何也先生對曰臣嘗考士大夫之禮然竊料
仁宗皇帝後妃出也仁宗以嫡母無後先薨欲
尊所生母以祔其時臣子雜採古禮遂祔之始
責亂古制時有諍之以爲不可者此真忠臣也
若以爲大夫士有二妻并祔之禮則臣恐後世
以爲臣子尚有二妻并祔之禮況人主乎援以
爲證將有如仁宗之尊母者矣立法一變末流
不可遏也上曰卿言末流難制此語甚善然
儀禮制度聖人之畢士大夫二妻并祔之禮若
是周公所制則豈可變易乎

侍講 世子尚書

請刊孝行錄

上聞晉州人金禾殺父之事瞿然失色問所以
敦孝悌厚風俗之方先生有是請

請除進御膳之奏本

進獻非事之正故

請定 宗廟行祭時前啣帽帶之制

二品以上著金帶紗帽三品以下烏角帶紗帽

請令貴家子弟赴學

上謂先生曰議者以爲文科三外皆以權知口

卷之三

三

傳三館待次叙用至七八年乃得去官故老於
一館不省世務貴家子弟自少分列各司南行
明習吏事終爲可用之才此果然乎先生對曰
誠然文科三十三人卽皆叙用已載元典若用
此輩爲各司南行勝於貴家子弟矣然竊料文
科皆用於各司南行則貴家子弟有不見用之
歎議者亦或以爲取文士專爲文學不宜用於
南行上曰取士欲爲世用豈獨爲文學耶先
生曰上教甚善貴家子弟其父母寵愛之使
英明可學之輩弱冠已列各司南行不學文字

不達事理深可惜也宜使盡赴學待通理義就德行然後漸以入館以三館權知用之於各司南行如是則子弟無躁進之弊儒者售適用之才自後三館權知吏曹隨窠闕叙用

以皇帝出征北方請速遣人欽問起居

十一月請勿多獻海青于皇朝

先生曰上至誠事大有獲輒獻然太易捕獲擇善以獻勿用多未必知後日果能多獲則倘有多獻之命何以待之

請獻金鞍於謝恩

上曰今賜世子六梁冠特加等級實萬世之寵也何以謝恩乎昔帝之賜太宗冠服母后段子也進金鞍二副然金非我國所產奈何先生對曰等級之加與爵命無異可進金鞍

十一年己酉

先生六十一歲

正月論石燈盞附獻當否

上謂大臣曰使臣以帝命求石燈盞甚勤古有附使臣進獻之例則可附獻於其還乎別遣人偕使臣以獻乎先生曰雖有附獻之例今似未可且有致祭於父其子喪畢八見謝恩古也崔

得霖有致祭其子必有謝恩之行可偕使臣以
附然方在喪次使其壻可行

請三品以上子弟皆入學

論武科賜牌蓋講經書及授職年限

請賜脯

先生曰古之良法也宋鑑與前朝史亦載宜速
行之

請勿嚴舉子接挾

議宗廟及原廟儀節

命五日一參

上曰老大臣凌晨詣闕病必生矣有是命

四月與諸宰議待使事

時使臣欲親往年魚產處造鹽且求唱歌兒女
三十名

與諸宰上禁法數條

一禁品官吏民上訴守令之後陰嗾他人告狀
者有之由此風俗日弊空加痛懲今後陰嗾者
則被訴守令勿論品官吏民并杖一百徒三年
如有陰嗾告訴身自告訴者連續不絕則知官
以上降號縣官降爲屬縣又有姦猾之徒私記

守令過失揚說恐動亦空痛禁乞依律文部民
罵本屬官條施行一宣德二年三月日刑曹判
書受教訟者凌辱官員者不受理元隻所訟
外他事告舉者亦勿受官吏於所告本狀外別
求他事爲罪者依律論罪其後元告欲增隻人
罪惡并錄別罪犯被告者亦然官司或修理乞
加申明如有違教者官吏及訟者元隻悉皆論
罪又姦懷之徒有不愜於己者摺撫過失無因
告訴因此獄訟繁滋風俗日渝乞自今律及本
朝教旨許人陳告事條及死罪外無因告訴他

人過犯痕咎者不受以違令論一卑下與事上
相訟者罵詈毆打其事上則先覈罵詈毆之罪依
律沒罰然後辨其所訟曲直從之

七月與諸宰議免金銀貢事于興德寺

時先生病在是寺故命諸宰就議而代物欲用
布子也

八月議請免金銀時獻禮物可否

皆以爲非謝非賀又非朝覲之比禮物無名先
生曰執贄陳請恐不違禮

論爲世子擇配事

議靈驗處祭享事

時革廢不祀

上欲復之先生曰此蓋祖述周

公成秩無文之意誠有理矣擇其不可廢者而

行之可也

十二年庚戌

先生六十二歲

三月請許使臣之求毛衣席子

上以無聖旨難之先生曰從權姑與可也

四月以疾辭職

傳

旨曰卿受重任病未治事故欲免職事予

豈以卿爲備員而允之乎其安心調理

是月以疾終

二十三日癸巳也享年六十二

上聞訃悼甚

撤朝三日

命攸司致賻及棺

東宮亦賻米

豆三十石前此先生專掩修

太宗實錄事以

先生素多疾病而居第在興德寺傍故移史庫

於寺至是又移議政府使黃喜子意誠監焉

六月葬于臨江縣仇和里先隴側良坐之原

先生所卜也

賜謚仍賜祭

世子亦遣官致祭

祭文俱見下

謚曰文肅勤學好問爲文執心凌斷爲肅

行狀成

年月未攷

門人大提學鄭陟撰

文集成

年月未攷

門人慶尚監司權孟孫欲繡梓具由上聞上

卽命直提學柳義孫著作郎金瑞陳同校刊于

本營大司成權暹序提學安止跋

英祖四十三年丙戌

屏巖書院成

肅廟丙戌勅於陽川此其移建也

居昌士人所建先生仲兄春堂公從五世孫龜

山鏗公同享金鍊行撰奉安文判敦寧府事李

敏輔撰常享祝

純祖二十五年乙酉

文集重刊

刊于屏巖書院大提學沈象奎序金是瓚識

越一百十一年乙亥

釜谷祭壇成

後孫之居清道者以先生衣履藏之失傳就郡

西釜谷設壇成耆憲撰碑陰記郭東健書本鄉

士林仍奉祀事金容善撰常享祝

又明年丁丑

續集成

十七世孫斗星刊

是歲七月

三賢遺墟碑成

後孫以龜齡之里本先生世居豎一碑合載檢
校春堂兩公蹟宋浚弼撰銘

賜祭文

世宗庚戌六月

臣之效忠既能盡於弼亮君之報禮亦當極於哀榮
夫豈私恩實是義典惟卿性曾英銳學識精明既早
遇昭考之知而益勵寡躬之輔善爲辭命當加潤色

之華祇事朝廷獲紆褒嘉之寵矧貳師於儲宮又知
館於春秋茲倚任之方深奈沈痾之益篤卒聞訃哀
良用痛傷卽令輟朝兼以議諡遂命禮官以致祝
庸示侑辭以如存嗚乎一鑑忽亡慨英靈之何往九
泉已隔惟恤章之載加

又

文宗在東宮時

惟公天資明敏氣宇宏浚學通經史識達古今文摛
國華德孚人心黼黻王猷冠冕儒林肆我至尊倚若
著龜待遇益隆事必疇咨開發愚蒙俾處貳師景仰
高風謂享期頤天何不憖奄秘容聲靜言思之痛切

中情伴陳薄奠以叙哀誠英靈如在錫我惠成

屏巖書院奉安文

金鍊行

聖季文章國初提學黼黻皇猷至鑠盛德不闡教化
治深文物凡在後學俾及遺澤

屏巖書院常享文

判敦寧李敏輔

棲夢材望鑠文章經邦資化肇煥東方

屏巖書院上梁文

生員卞赫祚

伏以爲百世師文是載道之器立三賢廟享茲居院
之鄉天未喪斯地爰得所恭惟春堂先生密城華胄
麗季崇儒承皇考掌樞之餘確貞履於金石逮王氏

墜服之際炳苦節於日星李牧老之秤鑑孔神擢華
名於金榜鄭圃翁之門牆早躡識機變於竹橋璿籍
托姻功不參仙李開國之券鐵關竄迹世爭傳海棠
惜春之詩而文章可師於千秋儘氣節亦尚於當世
若稽春亭先生東奎聚五之運南斗第一之名世稱
三蘇文章家傳大范學業連捷司馬試於丙舍俱在
舞象之年重闡登龍榜於甲科獨擅繡虎之筆撰

定宗太宗陵墓之誌星鑄我列朝謀猷銘箕聖孔
聖廟庭之碑藻繪我昭代文獻殆近三十載掌選秉
兩館文衡之權迄今四百年遵行定一代科場之式

誠爲華國之手咸稱模世之材退翁所以歎謹嚴畢
齋所以服鍊達金聲玉潔足驗遺集中跋文李白桃
紅宛想禮園間造化惟我公文起歷代故士林山仰
百年遠夫龜山先生名祖賢孫故家令緒淵乎器識
之宏暢博哉學問之優遊早被趙靜庵刻薦之章今
世曾閱晚結金文毅道義之契故情雷陳何待甲乙
之定論試看己卯之名錄豈獨爲一鄉之善士儘合
稱百世之尊師曾於鳳凰臺杖屨之鄉歸然香芷之
廟重經龍蛇劫兵燹之運鞠爲茂草之場所以四鄰
邑章甫之徒久有三先生尊享之議華聯周棣旣二

難之并然芳出諫蘭友一體而共祀顧茲娥林古府
物修殿享新祠邑號居昌占先賢雲仍之蕃茂山名
士屏提前哲邱園之遐棲龜峯接原遂服之初志俛
仰龍山望酌落帽之高風依倚爰將雙梁修舉之儀
複爲三龕安靈之所東方道山之院西兮浣溪之廟
正大一脉淵源左設格祖之室右設侑孫之堂突兀
十架輪奐鳩材董役矣但衿紳之殫誠蠲俸助工抑
多宰牧之景慕家有塾州有序非徒文風之丕興春
曰烝秋曰嘗將見祀事之罔墜已副多士之宿願安
頌偉郎之新功抱梁東森松老竹想遺風天光雲影

精靈在夜夜南州貫月虹拋梁西三疊瑤琴響玉溪
宇宙茫茫歌古調望中山色自高低拋梁南洞裏烟
霞繞小庵清夜寥寥靈籟靜一輪秋月映寒潭拋梁
北太白南垂光紫極巖桂澗松八品題朝朝列宿生
新色拋梁上古菡瑤華光萬丈文藻江山挹典刑滿
天星斗七分像拋梁下峽流滾滾窮元化百年邱壑
數椽堂盛世斯文振古雅伏願上梁之後士多崇德
世知尚賢幼而學壯而行春絃夏誦道所存師所存
山高水長

屏巖書院增修記

進士朴智興

嶺之右娥林古府卽新羅居陀郡也地靈而風美山
迤而水迴俗知尊道士多崇賢南有道山之院文敬
公金先生安靈之所西有沆溪之廟文毅公金先生
尊祀之宇也斯文之一脉淵源環在是邑則書院之
制不可廢也蓋嘗聞之在昔三代之隆治教大備家
之塾黨之庠州之序國之學莫非所以明人倫而無
適而非學者也是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矣降及後
世學崩教壞文詞科舉利祿之心潰人心術家塾黨
庠之制寥寥焉莫聞至使有志之士抱墳策而發憤
永歎者此書院之所由作也朱晦庵之白鹿洞規張

兩軒之所至於後麓諸子蓋以崇道尊賢而爲廣教
敦化之基也府之東北隅古加祚縣遺址士屏山下
有卞春堂諱仲良卞春亭諱季良卞龜山諱璧尊享
之宇恭惟春堂先生當麗季訖運之世卓然不貳之
節與圃隱同歸事載高麗史及圃隱傳而考諸輿地
勝覽言印風雅等篇其慷慨卓立之操炳然自著於
吟詠之間則儘爲百世之可師若夫春亭先生掌國
初文衡之任二十餘載之間筮鐻我 聖朝文明之
治孔聖箕聖兩廟之碑 定宗太宗實錄之撰皆出
先生之手館閣表裏之體至使華人歎賞則卽所謂

華國文章也。三若龜山先生以春堂來孫詩禮之業
門庭之學不墜。兩先生節義文章之緒餘。篤志崇學
早被靜庵趙先生賢良之薦。其曰學問器識事親無
道之題。載於己卯名賢錄。而已卯禍作之時。遜伏本
府龜山之墅。掩門修道。與文毅公金先生結爲道義
之交。終身無悔。非徒一鄉之善士也。惟此三先生之
節義文章。道學若是卓然。咸萃一門。可尊百代。此所
以西鄰邑多士建此廟而恪修俎豆之儀也。本府士
人鄭榮初李堂諸君子以宿負雅望實主張是事。修
葺於丙戌之秋。告功於翌年之春。立廟宇三楹。以奉

三賢之祀分以爲兩翼建屋三十餘間區之爲講堂
供祀之所額之以屏巖書院立規設約一倣古制春
秋享祀之際牲幣香燭之具自官齊沐備享并與道
山沅溪一體無間於是焉三先生節義文章道學之
光輝餘澤若將親炙於俎豆折旋之間矣冠儒服儒
之徒孰不算尚而景慕乎夫節義文章道學其道雖
殊其致則一也服小學以培其根遵大學以立其規
誠明兩進故義偕立優遊涵泳自底於造道之門者
此三先生爲學之源也敢願入院諸君子盍於斯勉
旃

釜谷祭壇碑陰記

成者惠

故判古軍都制府事文肅公春亭下先生衣舄之
識在臨江縣仇和里先兆側負艱阡而兵燹屢禍于
姓漂泊不幸失其處春露秋霜香火靡及茹痛飲恨
厥惟久矣相與謀立一壇以奉先生祀而不但臨江
地遠仇和之里亦莫能的指以其近而易於經紀遂
就鰲山之釜谷既壇而合享先生及夫人權氏朴氏
又碑以表之倘耆道書干陰辭終不獲夫爲壇之祭
寔出權宜我東士大夫多遵以行而論者以地非仇
和疑之然竊嘗聞人之精靈如水於地無處不在焉

則惟誠所寓輒隨應之固不可以山川限之況此釜
谷一區累累連壘以先生視之便是兒孫成列神理
人情本不相遠其必左右從侍出入扶持安知先生
之不悅豫于茲雲車風馬徊徨眷顧肯歆苾芬於無
窮也歟嗚乎憾矣先生諱李良字巨卿密陽人也皇
考曰玉蘭判中樞院事贈右贊成夫人權氏籍安東
府使總女朴氏籍密陽都節制使彥忠女先生生于
高麗恭愍己酉功于我 獻陵庚戌遊鄭圃隱李牧
隱及權陽邨之門早擢第位望通顯嘗以藝文集賢
大提學專掌詞命二十餘載若其後歷之詳國有乘

家有懷茲不敢贅

釜谷祭壇常享祝

金容善

儒苑重華國鉅手開我後學孔厚瞻省封壇
爲慕宗新

三賢遺墟碑銘并序

宋浚齋

密之爲州當嶺中淑氣之會名卿鉅公彬彬有作文
獻之懿風韻之盛王今猶未歇焉直府西三十里有
里曰龜齡密陽卞氏舊居也高麗之末有判書公諱
玉蘭自其五代祖進士高迪始居于是州而公之生
在是里爲人剛明仁恕篤於孝友既釋褐歷敷華要

入而爲禮賓寺丞典法正郎典農判事兵戶吏判書
出而知水原忠州清州郡事又嘗按廉全羅道直道
而行不敢以聲名貨利榮于懷至誠奉公夙夜匪懈
及聖祖龍興授檢校判中樞不受以年七十四卒
于家贈議政府左贊成春堂春亭其二子也春堂
諱仲良始受學於圃隱鄭文忠公文章彪炳道義純
備弱冠登第官至密直司左承旨悼麗政之日非與
文忠一乃心力圖扶社稷及太祖麾下士之謀去
文忠也先生知之直告文忠以豫防事不諧而文忠
死先生亦流于絕島後七年戊寅卒距其生忠穆王

乙酉壽五十四春序諱李良字巨卿以恭愍王己酉
生天資卓越六歲能綴文十五七中大小科遊園隱
陶隱陽邨之門學問精博華聞傾一世丁卯補典校
主簿 太宗元年辛巳拜成均學正轉司宰少監乙
酉遷藝文應教丙戌陞藝文直提學丁亥擢重試第
一人特拜禮曹右參議己丑換文廟碑庚寅與河崙
柳觀鄭以吾等修 太祖實錄壬辰陞世子右副賓
客特不 允丁酉拜藝文大提學戊戌由禮曹判書
遷議政府參贊戊申換其子廟碑己亥訂正鄭道傳
所撰高麗史壬寅換進 獻陵碑丙午判右軍都統

制府事兼世子貳師庚戌修定宗太宗兩朝實

錄是年四月日歿享年六十二訃聞上震悼撤朝

減膳遣官致祭贈東宮亦如之賜諡文肅命刊

遺文後人相豆于屏巖院祀先生兄弟嗚乎是爲龜

齡里之一家三賢也夫以春堂先生之聰明英達當

是時豈不知小往大來之運而白木真人道我列岳

之親也使先生從容坐視於其間則彼桓圭袞冕特

指顧間事耳乃淺其謀于文忠躬遭竄逐之禍而不

之悔焉何哉蓋只知綱常爲重而不知有一身利害

其心卽文忠百死之心也豈可以生死鎮撫而殊觀

哉至若壽亭先生文章德業之盛實開國元良之魚
水契合贊襄至治伯仲於黃許之間而四文衡二十
年大小辭命皆出其手數矣夫初而爲成實雅文
邊鄙而懷頑酋金石之迹律呂之作無所施而不得
其宜自以鳴國家之盛矣哉有子若是實父兄義方
之授也於是乎益知判書公之賢而其家庭淵源之
正有不可訾也二先生後承自其大德懷之後不恆
厥居散仕列郡而垂萬茂草之鞠寒暑幾百載奉
命臺榭印亭尚可以指認而士林出處瞻寓慕之地
行人興山水旋見之歎吁可悲也壽堂後孫永堅春

亭後孫敬遺鍾台與闔宗謀將伐石以表其遺墟遣
昌夏謁銘於浚縣縣不獲撮其狀而銘之曰

凝山矗矗凝水粼粼毓精會粹世降哲人允矣冢宰
盡忠王國敬歷中外爛其聲績翩翩鳳毛金昆玉弟
大義遺姻清翰動世先後殊天其歸則賦滾滾風範
百世靈長斯文天啓俎豆久廢况厥宅里秋草蕪穢
夷伐貞珉有疑耳崇鄭公有鄉過者必恭

春亭先生續集卷之二

春亭先生續集卷之二

遺墨

前後如斯

入覽之如今新

全堂收以如新

妹考官美多外

由少玄
今早
然然
思思
面面
心心
氣氣
感感
回回
立立
下下
至至
其其
時時
境境
人人
修修
年年

今早
振振
何何
見見
如如
何何
三三
安安

修然子
金台

多為年少言多牙親四之部
考考考況考

今冬其民時之統書一二條
女好為此反身伸下

此其重信也

金堂夢
月相若似

五頃夢
弟安人

季良書

自

其齒六后

吾懷不如此其志

如之乎吾懷不如此

定其懷不如此

定其懷不如此

讀書
詩仙
字從
逢之
新休
歷詩
不亦
言出
今才
遇之
終

身之能同粒如
新水為心
中水為心
水如心
水如心

卷之三

心之如海
子之如龍
倚之如松
下元月

李良弼

餉額外諸賤之綽然有以
應之其餘以施及市民受
貸通值賤之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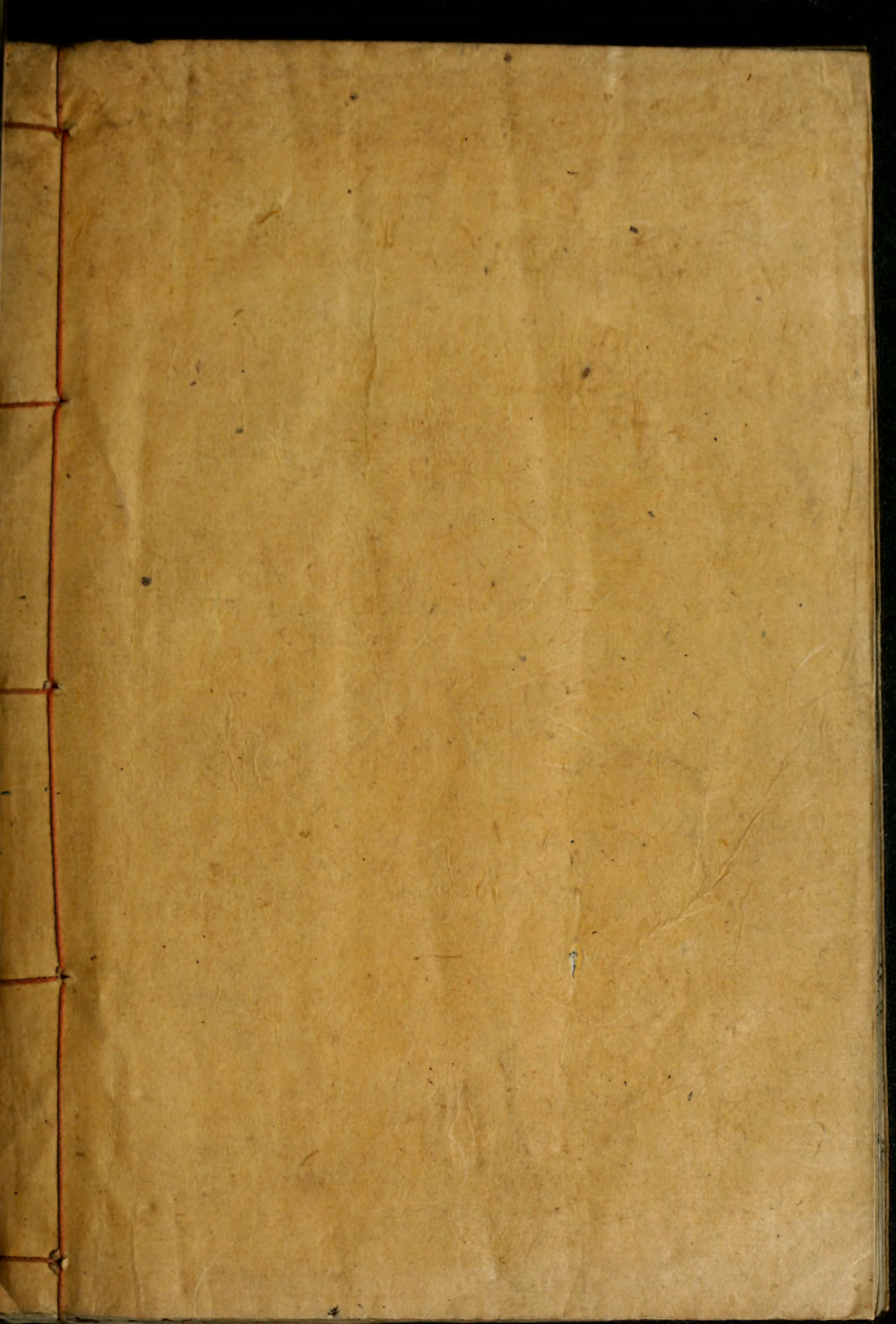
李季良述

卷之五

貧國節類之益

論賦稅節類之益

卷之五



卷之八
詩經
卷之八

一